

叔叔的军用挎包

应建设

我的叔叔应业章驾鹤西去已数年。有一次清理叔叔的旧物,我又见到了那只古铜色的军用挎包。睹物思情,这只挎包唤起了我沉睡多年的记忆。

叔叔应业章1930年6月出生于芝英二村,兄弟姐妹五个,我父亲是老大,他排行老五。他到了学龄时,家境有所好转,加上学费由祠堂供给,才有读书的机会。他于1937年1月进入芝英培英小学就读,1943年12月毕业。当时抗战君毅中学迁到永康舟山办学,次年1月他又进入上海私立君毅中学就读。因此,叔叔是我们家族父辈一代中唯一上过学的人。1947年冬,还在学校读书的叔叔就被招募到国民政府陆军通讯学校学习,在南京技训班学生大队集训6个月,1948年7月毕业并被编入国军队伍。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该部在上海洋水铺起义,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属于第三野战军十兵团28军48师252团。此后,叔叔曾参加解放福建浦城、松溪等县城的战斗。1950年他调84师部电台工作,1951年任师部电台排长。这只挎包大概就是叔叔那个时候开始使用的心爱之物。

1952年8月,叔叔卸下戎装转业回家,从此在教育战线上勤勤恳恳工作了近半个世纪。他离休后发挥余热,曾担任老年大学校长数年。让家乡的人们记忆犹新的是,70岁生日时,他将原计划请客的费用购买了当时最大尺寸的彩电和其他一些物品,送给芝英二村老人协会,过了一个更有意义的贺岁日。

第一次见到这只军用挎包时,我才十七八岁。当时正值文革初期,年轻人都流行穿草绿色军装、背草绿色帆布挎包。我在奶奶楼上的箱子里发现这只挎包,三番两次想要,奶奶总说这是小叔叔心爱之物,不能拿去。小叔知道情况后,送我一件他当兵时穿旧了的淡黄色军装,舍不得把挎包给我,哪怕只是让我过过瘾。

大约在2009年初夏,我去看望业章小叔。那天,他戴着老花镜拿着一张《永康日报》,正在看一篇回忆金门之战的文章,不禁谈起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战斗情景。稍后,他拿出了这只挎包,从里面抽出当年战友的照片,还

有几张军属证、毕业证书、记功证书让我看。从精心保管的程度看,对他来说,这些照片和证书不仅仅是一张张单纯的纸片,而是一段段不寻常的历史记忆。

1949年10月15日,他所属28军84师252团,经过两昼夜浴血奋战,全歼厦门守敌,胜利完成解放厦门的战斗。19日,十兵团前指又下达了解放金门的指令,他所在的252团原本作为第一梯队参加攻击金门任务,因下雨加之路途遥远,后来改由84师251团参战,252团作为第二梯队。他讲述着当年的战斗场面,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这是一只古铜色的军用挎包很旧了,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它见证了叔叔不平凡的经历。叔叔把这只挎包视如珍宝,在多次搬家时,许多比这值钱的东西先后被舍弃了,唯有这只挎包一直留在身边。他总是叮嘱子女要细心保管这只挎包,不可随意扔掉。如今,我已过耳顺之年,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个耄耋老人对钟情之物是怀着怎样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啊!



欢乐纸筒人

大司巷幼儿园中(4)班编制坊供稿



应坚散文

洗衣歌

演鬼子兵只是我演艺生涯的开始。到了小学四五年级,原先挑大梁唱主角的学长们纷纷毕业升了初中。环顾校园四周,我鹤立鸡群成了一枝独秀的香饽饽,由此迎来了我演艺生涯的黄金时期。

经过几年历练,此时我已经能完全独立地出演不同的角色。在小学的最后阶段我同时接了几个戏,有独幕剧《我是红小兵》,歌舞剧《洗衣歌》,独唱《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还会演木偶剧,就是真人扮成木偶演革命戏,演出时全身僵直像个僵尸,举手投足就像霹雳舞街舞的动作那样,仿佛是机器控制的玩具。我的戏份不断增加,俨然是全校一号男主角,也成了老师的宠儿。不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的戏码和戏份大大地不成正比,还是演出结束后的那几碗菜汤面。

戏瘾是过了,可我因为演歌舞剧《洗衣歌》而高兴不起来。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节目,反映的是藏族姑娘为进藏铺路修桥的解放军官兵拆洗衣被,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全剧只有一个男演员,演部队炊事班长,其他角色全是女性。毫无疑问,炊事班长这个角色非我莫属,经过反复排练,我的扮相、唱腔和舞蹈表演都非常出众,校领导十分满意。可没想到就是这出戏给我惹来了大麻烦,《洗衣歌》中有一场戏,藏族姑娘卓玛为了引开炊事班长好让同伴偷走官兵们的衣服去洗,使了个调虎离山计。她故意假装崴了脚,班长不明真相急忙上前搀扶卓玛,并将她护送到卫生队就诊。这段戏双方在台上除了对话之外还有肢体接触,这给我惹来了麻烦。

我生活在那个封闭的小县城,因为政治的禁锢,思想和行为也更加保守。因为性别的禁忌,男女同学之间平日从不说话。这场戏中我不但与女生合作,而且还要亲密接触,自然触犯了戒条。可悲的是,天真迟钝的我对此毫无惊恐慌惧之心。《洗衣歌》第一次公演就在校,下午上完课后全校师生集中大礼堂观看我们演出。我胸有成竹,一边演一边想象着老师同学夸奖我的演技。演出结束我还没卸妆,就兴冲冲地跑回了班里,男同学们一见我回来,就绕着我围成了一圈,拍着手齐喊:某坚,烦细囡

(永康方言,调侃妇女的意思)!某坚,烦细囡!

眼睛一眨,我从高大上变成了调侃妇女耍流氓的罪魁祸首。这让我简直五雷轰顶。我想求助,可就连班里平时最要好的同学露毛、白糖老板和苏溪佬,此刻也都拍着手加入了讨伐大军,我一下子成了全班最孤独的人。我心怀委屈去向班主任田老师哭诉告状,没想到一贯看不顺眼的田老师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也要改一改自己身上的骄娇二气。

被同学孤立相当于被群众唾弃,那滋味实在太难受,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急剧的扭曲。此时肉丝面的诱惑力已经黯然失色了,我当时的反应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想尽办法重新站回无产阶级队伍中去。我对演出《洗衣歌》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一天中午放学时黄老师又跑来通知我,下午课后要在校演出《洗衣歌》,叫我回家带好服装道具做好准备。几个男同学们听到后又开始挤眉弄眼在我周围起哄,我心乱如麻脱口对黄老师说了句:我不演了,也不参加宣传队了。黄老师哪里知道我心中的魔障,他勃然大怒正要开口骂人,可我铁了心抗争,转身一路狂奔跑回了家。午饭时我对母亲谎称下午学校放假,干脆赖在了家里。没想到黄老师搬来了校革委会耿主任,午后双双来到了我家。母亲一听缘由喜笑颜开,二话不说亲自押送我去了学校。那天从我化妆开始到登场演出,母亲一直陪伴在左右。在我整个演艺生涯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母亲全程观看了我的演出。

那天我没有心思去问母亲看后的感受。只记得演完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小摊,平素极为节俭的母亲给我买了一大捧带壳的炒花生。在冬天的冷风中,那捧温热的花生和醉人的香味从此弥漫在温馨的记忆中。

新诗看台

永康日报 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江南烟华录

杨方

这一刻,所步之处,鹤影惊鸿,万物之美皆映照出前生影像

嘉园,佳人与旧客,何尝不是幻术

你来时看见败壁题诗,进士酒醒

传说中的梦莲而生,水中之水,月中之月

不过是春去秋来,反复的忆事怀人

「嘉」 进士死后,又一次重新轮回

自冰凉的流水重返繁华

故园,故里,故国,嘉树成蹊

「佳」 故道通向廊檐曲折的幽径

故人亦怀抱暗伤,不明所以

「家」 有道是,山河在,抚琴的高士就在

隐遁的剑手就在,佳人就在

「美」 织丝为裳,舞红衣,步莲步,轻移慢转

也可纳簪入长袖,七个孔洞,密封着银环

蛇的睡眠

楼台还是那座临水的,命运水到渠成

谁探出头来素面望月

谁就是那个脖颈细长的心仪之人

浮出水面的脸,是一张姣好的剪纸

溢出的部分,权且做了梦中的江南之好

颜色依旧,腰肢依旧,锦鳞绣羽依旧

你欲邀请那眉目相识的女子歌舞一曲

她自乌有中脱身,自虚拟中显形

而美总是需要次第打开和缓慢舒展的

宴乐止时,四下悄无一人

你忽而惊觉这明堂,这天井,这木兰小院

如画中华庭

直到今日,直到多年以后

你留在原地,不断熄灭内心的灯盏

你看见墙壁上的锦绣,终断了仕途

书桌上墨迹凌乱,莲台非台,再一次映照

出明心见性

你还记得初见时的世界

那时白云山未老,氤氲之气再现了神仙的缥缈

舟楫,栏杆,女子的吟唱

如此地雨水般绵长,传奇中的东风与星相

终成为遗留人间的事物

你终回到原初,在庭院安步当车,婉转赞美

启程

胡树彬

风停了
雨不会再来
把这一夜的黑
留给昨天

我们走吧
来时的路
还在云朵之上

把门关上
把心交给月光
提着那盏灯笼
让岁月的身影
独自
在窗外摇曳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望春东路86号
电话: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0579-87117752

永康瑞金医院

眼科/内科/儿科/外科/妇科/中医科

(浙X中)医广(09)[2016]第02-04-004号

地址:汽车东站对面(金城路163-177号) 健康热线:0579-89200516(391520)

本栏目由民建会员企业永康瑞金医院独家赞助